

感想

祖正

——生活的昇華與藝術的還元——

凡是生命隨處都有壓迫阻障與衝突而到緊張狀態。由那個狀態進一步的破裂可藉分泌作用來調整來免避。人類生活的要求昇華就是寬解這個緊張性的分泌作用。與人類生活開始以來就有的藝術宗教等等乃是這種作用的表現。人類生活愈進步那個要求也愈深切。從藝術宗教裡產生的所謂典章文物乃是這種作用第二步的表現。這些原不是裝飾品而是人類生活的必須品。然而藝術宗教典章文物積至某一時期後，形成只是人類生活的附屬品了。因為生命生活是流動不盡而先前的藝術宗教典章文物是固定不變的了。因之經過若干時代後的人類生活應該產生新的藝術宗教與典章文物反以前時代固有的底定的藝術宗教典章文物為阻碍自身的活動。最初經過昇華的分泌作用而成的藝術宗教再由此而成的典章文物反適足以成二重的壓迫二重的阻障。於是某一時代不能滿

足於前一時代的那些的束縛，漸進急進的生出革命現象。此乃流動不盡的生命繁複多樣的生活隨處發見罅隙漏洞常常感到動搖不定之故。對於典章文物所生的罅隙漏洞比之藝術宗教的發見為早而感受動搖尤大的乃是因為以最流動的生命生活接觸到了最呆板的束縛之故。所以一時代的革命固然發端乎藝術宗教而最先表現的乃在典章文物上。革命運動最先而且最多貫注在政治上的就為此故。具有灼熱生命愛慕真實生活的青年大都投奔於政治革命的乃是自然的趨勢。也就是生命感受到二重壓迫阻障的緊張而無從分泌所以有一種不能自己的情勢。所以能赴湯蹈火就使喪失生命也不顧惜的，因其生命本身非如此不得安定滿足之故。大多的青年本以犧牲精神去從事政治革命的。所以大多數青年是預期或是覺悟於「死」的。然而「死」畢竟不是他們的目的，也不是革命的本義。他們的目的雖不全在謀自己的幸福然而為己為人另開別一生路為羣衆謀幸福生活乃是政治革命當有的目的而且是正當的解釋。總之是先肯定了「生」而要擴張「生」的行動。所以「死」乃是意外的結果。

對於如許青年的『死』那是無論從那一觀點立論都不能有讚美心情的。固然革命事業不能免避犧牲，然而犧牲不是革命的目的。而惟獨政治革命中戕賊無量數的青年。此乃自然的趨勢，非但不可壓抑不可禁制而且也無須乎鼓勵無須乎煽動。由壓迫阻障而到緊張破裂的又可說是自然的現象。因為凡是此種青年都具有不易的主張抱定一貫的目的，天天想實現時時去努力的都是那種真熾熱烈的生活。以那種勢力運行之於革命事業上自然所向無敵成功只是遲早問題了。然而成功之後那種革命勢力又將怎樣呢。以前的生活是緊張的話那末目的達到後的生活還是驟然寬弛呢還是仍舊繼續緊張不已呢？我以為有兩種現象必定同時發生。其一因為革命成功後生活由緊張而入寬弛狀態，其二益發加增其緊張。前者乃是以革命功臣自居的元老領袖由革命團員一躍而為政治人物，就把從前的革命團體造成有力政黨，從此運用計巧不再委任熱血，後者對於政治革命本只是第一步工作，飛躍一關通過後其緊張性愈強從而又加增彈力性，有欲作任何嘗試之可能，因之視前者為短眼光，腐舊派，也

許對之就行第二步工作。然而兩者角逐的結果後者畢竟爭不過前者。因為一恃計巧，一憑熱血。凡是革命事業後死者大都以先烈的血肉來換一己之衣食與名譽的。如此說來革命將隨人智的發達與經驗的豐富而絕迹了麼？不盡然的。因為青年的血沸騰着青年的心飛躍着隨時隨地有破裂之可能。關於此點是無須擔憂或是疑異的。革命方成時有一種人做了政客，他們自有他們的末路不計外，其第二種人就是緊張性彈力性較強盛的生活者固然亦必像未革命以前的處處遭遇意外的『死』，在其中經一次成功後淘汰去若干；餘剩的份子又必更增加其熱烈以前驅，再成功再淘汰……好像世界的演進只是革命。實際一方面淘汰一方面又必加增其勢力，因為人類生命無窮其演進亦必至無窮。

然而革命事業究竟是那麼容易的麼？究竟是那麼迅速地層層演進的麼？決不是那樣的。這也許是人類生活根本就有一種律動的法則支配着。靜極思動，動極亦思靜的。而且革命的目的決不是在革命本身。所以由破壞而到建設，由建設而再到破壞其間總有若干時間的懸隔

這也是自然的情勢。

然而上述的迭次相乘銳進不已的那種革命精神與那個持續狀態一方面又確是真的。革命的結果只是某一階級的勢力代替了某一階級的勢力從而又產生第三勢力出而代之。照此第四第五的推演以進乃是當然而且實在的情勢。

在此一進一止的交換期間凡是革命漩風波及的地方人民必定起一種恐慌與沉悶。就是以革命自任的人也必定有上述情形。不是熱烈過分緊張過分還沒有成功就先遭受反動勢力的摧殘，就是成功而後不滿足既有的成功再作第二步時遭受同一勢力的暗算。其實在此時期必定另有一個現象：有一種幾次革命幾次生殘而仍不滿足，以及第一步的革命成功時已生不滿而又被壓伏於勢力之下的一些從熱烈而走到失望的人們。

本來要說政治革命只是浮面的工作。革命之來由乃是思想。有政治革命成功思想仍未改革，結果徒具空名的情形，中外如同轍的不知幾多。

於是最初的革命精神愈熾烈的人必定感到這種空虛

愈痛切。不能自足於失望而實際情勢又再不能從事革命，於是他們的眼光他們的注意，漸漸由外面而向到內面。最初以改革外面政治生活爲己任感到失望的人不得不留心到自他內面生活的缺陷了。於是由思想開端而成主義的實際行動，必又從實際行動的失敗而猛烈於學說討論的思想運動。如是其思想必愈爲深刻其學識淵流必愈能悠長。不由學識而保持其主義的根據的那種成功必定不久。因主義的硬化與思想的硬化一樣有敗亡的危險。真正精神的發揚必藉學識研究而宏大而有效。

中山最先從西歐的學說得到思想而產生其主義。經第一次革命失敗後精研愈久其主張亦愈堅。及其歿後同志繼承其遺志實行其主義主張。就照目前而論凡在革命勢力範圍以內都可說已貫徹其主義主張。其重要幹部亦會有此後不重攻略擬從政治入手謀全局的解決。關於此點吾們固無從下其可否的判斷，然而中山的主義已到了成爲學識，應該允許客觀的批評或者不算過早了罷。黨化教育如果容許作學識而討論主義的那麼設施的話那末再不能藐視黨人的此種設施，凡在政治的當局亦應借鑑

了。

在此須請愛國青年注意的就是主義與學識的性質之不同及吾人今後應取之態度了。我們或者已到了不必作主義的犧牲而應努力於學說的研究了。因為主義的效果全在學說的根據。並且一種學識必借其他許多學識的比較與增刪。所以思想的自由又應該回到文藝的園地去了。我們正可以對於政治革命上懷抱的不滿感到的失望於文藝中找尋天地。我們從前每每從緊張而到破滅的生活，正可借藝術的寬和力以保持那個真熾與真實。我們毋須懷疑說藝術是麻醉人生遊離真真的。從藝術而窺人生固然多於迷夢，然而比之人生的迷夢必定更多真實。Sincere。說人生是模倣藝術的或者不是空論，試想我們在人生裏是多麼空虛。雖然我們不是為要迴避人生的真實所以逃進藝術；為在人生中太多接於空虛所以渴仰於藝術中的真實。沒有進步的人類生活單營政治生活而不要求心之糧食的。時代青年的真誠應該有所寄託。時代青年的煩惱與苦悶，時代青年的狂熱與失望應該有所拯救了。只看見一個個踏上滅亡之路又怎麼好呢！生活應該

常是緊張而須免避破滅的。所以唱生活昇華論。

下

上篇正好發表中篇方才寫就，昨今京中的報紙又喧傳六七十學生被捕，其吉凶尚在不知之數。我們只有願望數十青年的安全！又望有政治責任的人稍加一點理解。就是彼等是青年。彼等中多有連累就縛的。彼等中就有明知故犯或者不是居心不正乃是學說思想的錯誤。所以能否即以作奸犯上的亂黨論斷還須詳為考慮。彼等既以學說思想而致蹈法網。那末應從糾正學說思想根本上着手。但是又恐怕提唱尊孔讀經之說再行也是徒鬧笑話的。孔宜尊，別的大聖大賢也宜尊，經宜讀別的經典也宜讀。新的教育思潮在乎融會貫通從舊的產生新的不是以舊的來排斥新的。反過來說，我們尊敬凡是世界的大聖大賢所以孔子當然在被尊之列；我們鼓吹多讀世界一切足以增進人類聰敏睿智的古經古典所以中國的經書當然在被讀之列了。總之希望須得根本想法。目前但望這次不要處之過急更失人心。

照這篇的歸結應該歸到上次的W話上。W的死我們

不再像熱狂家那樣信爲光榮了。從上文假定的名目而說是生活的破滅——雖然我不以此而減少對於爲主義而死的志士的敬意。（我雖不知他的主義）然而他的死快成空虛了。只有幾久工夫呢。他這本試卷却足以說明他的思想。他的思想隨了他的眼光處處貫注於社會經濟的不平等。

我向來不愛好帶有宣傳性的文學作品。B. Shaw 的著作不待說，就是以手法著稱的 J. Galsworthy 的戲曲因爲含有問題，往往在開卷之先已生出一種厭意，雖然讀到後來每被其藝術所魔迷仍不減我的傾倒。

我又並不那麼贊獎人家在作品中論斷作者本人的思想與意見，更反對專門對作品作索隱。但我也承認藝術的還元作用。真正的作家以不靠藝術作宣傳自己的主張爲原則的。但是作者自身的思想意見往往亦能在作品中反影出來給人推摸一二。這是化學的不是物理學的還元。我們須把一個作家全部的著作統讀之後，從詳密的檢討之後方才可以推定作家對於某項意見是如何主張是如何。

W 的試卷是讀了 Maupassant 的一篇『Boul de suif』的感想。取材於普法戰爭時法國西部一個都會被敵軍侵擾，內中有一組旅客搭乘公共馬車脫逃出去時所遇的一件事實。車中的旅客有貴族夫婦，有豪商夫婦，有民主黨政客，有安分的老教女。有神女生涯的妓女。這就是譚名『Boul de Suif』（肉團）的那個妓女怎樣在路上把攜帶的乾糧慷慨分給了合車男女：爲了大雪稽延了時間那些出門時大意路上饑餓欲死的紳士太太們；怎樣途遇敵國軍官扣留不放棄要求那個妓女賣身；怎樣同行的紳士太太們爲要自身的早早脫離使行了許多詭計；怎樣那個妓女終於受人的哄騙說爲人家犧牲是值得讚美留芳百世的，以揚大克少女爲先例；怎樣妓女被騙賣身的翌朝最後登車時這次忘備了乾糧，而一到途中闖車男女開始大嚼而妓女既悲昨夜之被凌虐又憤紳士太太們的妄恩負義，因爲又看出彼等因爲自己昨晚的失身受到意外的輕視，等等。這篇是 Maupassant 早年作品這些微對於篇中的女主人公現露一點哀憐之意。却也看作這只是人生常有的悲戲劇罷了。這本是原作者固有的態度。而 W 在試卷裏的

讀後感寫出四五項見地。第一看出「社會上人心之險惡」。第二痛「歎五分鐘的熱度」。第三第四項以下乃是W的思想與眼光了「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輕蔑，」「有資產階級愛國心之薄弱」，等等。

其實 Maudpassant 只照他眼光中影現認爲人心社會的真實狀態表現出來罷了。而W深切地注意於那幾點上。我說可惜W死在空虛裏，他的真實沒有昇華到藝術裏，但他善於從藝術裏還元出作者的思想與態度。我固提唱生活昇華於藝術而歎W沒有在此處努力。然而想到就是 Maudpassant 也不能安住於藝術，以厭世到底而自戕生命的。想諒到有許多近代的青年作家他們「把靈魂安寄於神膝上」。人的生命真是其脆弱！尙能生殘的青年應當愛惜他們的生命。我因爲憐惜W樣的死，所以好像以貪生怕死的話勸告青年。其實退一步想，W的死正可證試青年對於主義主張的嚴肅性真熾性之如何，因此我把他的試卷公開，使使人知道W在「死」中的真實。然而我須再三申述的就是W爲要「生」而得死的。

我們承認他的「死」應先肯定他的「生」。我想以W的明敏如果他的生不在中途破滅的話必定有更多的供獻。在他讀過的那篇小說中不是有民主黨員麼。那個民主黨員在被敵國軍官扣留的旅館內也會對於那個妓女要求非禮過。如果把藝術還元論推之極度，那末 Maudpassant 對於那些民主黨員之與政治革命亦不過賭博的勝負罷了。成功時候固然威名懾懾然而或功以前及失敗以後極少品行高潔的。「你獸極了！這又何妨呢？」這是那位 Cornudet 君要求時候對於妓女的主張。我們看出那位民主黨員對於婦女的态度全無一點性愛倫理。總之政治革命只是初步工作。真熾熱烈的青年應更進一步作思想的革命運動。凡不在人道主義上安放基點的革命都是空虛。W如果能在文學中探求更深必能作更深刻的革命——在政治革命以後的思想革命。不能安然於目前的情景奮起而作進一步的思想革命大概也不遠了罷。

我把這篇蕪雜的感想文以弔於W之靈，併以幾點生

活與藝術的關係供大家的參考。

最後我仍對於那本試卷想不出一個處置法來。這是今年一月中旬的學期試卷，到學年結束時找到的，距他死難前四個月所寫。

一九二七，七，一一。

簡字舉例

陳光堯

——以簡字改寫大學經文全章——

這是拙稿：請頒行簡字議案及其研究內「簡字舉例」中的一段。本來，要在刊物上鼓吹簡字，第一步當先把「縮字的方法」宣布了，然後再列體例，這是正當的步驟。不過簡字舉例，那是沒有限制的（因為字數太多），以後如果有機會，還可以再刊。但是，「縮字的方法」，却只有一種定則（方法雖多，然無若何變更。），發表了如果沒有人注意，便不好再照樣「重刊」了。因為這個，所

以我便只好「倒行送施」起來，而將後面的手續變通些移在前面來了。

光堯附記

原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大孝之道：在明。後，在亲民，在仁于五善。

知仁而后有己，而后

自持，而后自安，而后

自虛，而后自得。

物有本末，事有始，

知所先后，則近道矣。

古之款明，在于天下也

，先治其國；款治其國也，

先齊其家；款齊其家，先

修其身；款修其身也，先正

其心；款正其心也，先誠其

意；款誠其意也，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而后

意誠；而后心正；而后

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而后

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

是皆以修身为本。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厚，未之有也。

按：二版六行第一

字：物当作川。

先世浸去

。

前面改寫了的這些簡字，不過是我目的中或者說是很簡單的一種漢字的體式；若在實行上說，倒大可不必如此。這實行的方法，應當分作四步：第一步當先把二十一畫以上的各個常用的漢字，一律都解決縮簡好了；第二步再將十六畫至二十畫間的各常用漢字，也都繼續的縮簡；第三步再去解決十三至十五畫間各常用的字；第四步十二畫（這因原書以「十二畫」為現在每個漢字組合的最高限度）以下的各常用的漢字，如果它有較更簡單的體式，或者「極自然」的縮簡的方法，也都一律把它們再行改簡，這是一定不可變易的方略。若不這樣，或者第一步便將原來筆畫就很簡單的常用漢字，也去縮成簡體，再或縮簡的方法上過於勉強了，那都很不妥當。因為如此，所省的筆畫既很少，不惟使該字的認辨上反倒生出困難，並且能夠影響全局，結果便使簡字運動的進行上有障礙了。

末按：（1）前面銅板中的簡字，即是今後鉛字的式樣；如果為鉛字刻鑄上的便利起見，也可參帶一些宋字體式。（2）簡字體例中：大、在、

民、于、本、末、天、下、平、子、人、一、未等，都是沒有改變的字體。(3)大學原文中的：「治」、「其」、「欲」等字，都還有一種簡體（因印刷局刻字不便未能列出）；不過似不如上文簡字中的體式妥當，所以沒有採取。(4)簡字的體例，第一是采簡筆「俗字」，第二采直畫「草字」，第三采簡單的「古字」，第四是依上三法仿造與習慣接近的簡字。(5)簡字體例，我本想用「詞類連書」法抄寫；但這製版太不經濟，故寫法只得仍照常例。(6)大學這本書，差不多的人都許讀過；不過在這甚麼「聖道淪亡」，「夷風侵入」的時候，沒有讀過那「聖經」「大典」的「不肖」的「小子」，恐怕也總不在少數；因此我便把原文仍然引入，以備參攷，同時並把甚麼「聖道」也闡揚一下。(7)大學原文二百零五個字中，銅板中計共減去了九百四十三畫，平均每字當減四畫半；共減去了的筆畫，約合十二畫（漢字的平均畫數，依我的統計上，本為十六畫；但上文中的字

體，有許多却都不甚繁密；所以不能根據這標準，只好改采漢字中同畫字最多之畫數——十二畫——以爲除數了。）的漢字七十八又十分之六個；這再用百分法核算，也就是上面銅板中的簡字較原文計共少去了百分之三十八（若以簡字改寫中國的古詞，舊詩，便每能減去全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字數。）的字數了。

一九二七，七，一。

同情之歸宿

天行

（夢之十）

C是素負N校物望的交際家。伊的友人一面同情於伊，一面抨議著伊。我往往爲對於一般所謂「公是公非」的反感，起很強烈的同情，同情於那被人冷眼或奚落的方面。這件事實也引出過我若干的憤激，抗辯，其實於C是毫無一面，C也毫無有知道我。

同情恐怕要算宇宙間的一個原動力。這宇宙的軸，我想，是支在這一點上。殺人的是對被殺的人失了共

榮的同情，或者是由於被殺的人使他失却了同情。一切的兩方面相合或相反，他們各方面未必都了然。所以，我覺得純然的同情，是不會給被同情者知道的。我那般的情形恐怕是所謂『瘋』了，或是什麼『狂』，雖然朋友們的主張不贊成我和伊認識，也就不不得不爲我介紹了伊。

大約話說多了，總不免有些虛飾；我却也吃過話不會說多了的苦。伊我的談話可算不多，我是抱了滿腔同情聽伊的談吐；所以人家說是虛偽的或夸飾的，我總替伊找出個很宛曲的解答，即或無可諱釋也爲了伊而原諒。恐怕還是我的錯誤，沒有能給伊知道我之同情是如何深切。但是，據我想，那又是有些『恩惠』的意味；寧可這樣，不想那樣。

半老竟上過我一次當；我要他送了我一部茶花女，給犧牲了。這後來，我們叫『肉包子打狗』的事，就是指的這個。馬格哩脫和亞蒙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銜鏈並不是『經濟』。伊對我將不可分離之銜鏈却附託在『經濟』上。伊可不知道我所起的深切的同情，偏偏又是經

濟不充裕生活中的掙扎和與傳統制度家庭裏的骨肉仇敵的周旋。（假使這世間有真的愛，我不能不說那些家庭是骨肉仇敵。）現在回想，我確爲C起過了純真的同情的愛，可是C並茫然。

誠然我是一個『把理智建築在情感上』的人，我也無法使我這一星星同情心再濃厚的對伊了！這是我由同情一個女人而起的愛的歸宿，仍歸宿在伊使我失同情的中間。

四，十七，一九二七，漢城。

蘇萊曼東游記

(六)

劉復

至於海船所停泊的港口，據說，（頁十五）大部分的中國船，都是在Sīrat裝了貨啓程的；所有的貨物，都先從Basra及Oman及其他各埠運到了Sīrat，然後再裝在中國船裏。其所以要在此地換船者，爲的是『波斯海灣裏的』風浪很兇險，而其他各處的海水，可並不很深。從Basra到Sīrat，有海程一百二十Parasanges（約合三百二十海哩）。海船在Sīrat裝好了貨，而且裝好了淡水以

後，就可以「舉」了——「舉」是海人們所用的一個名詞（阿剌伯語作*hātifa*），意謂開行——由此開至一處，名叫Maskat（即Mascate），是'Oman省的極端。從Sīrat到Maskat，大約有二百*parasanges*（約合五百三十海里）。

在波斯海灣的東部，Sīrat與Maskat的中間，有Banūs-Safāk海岸（頁十六）與IbnKawān島。又有'Oman山，也受到這一個海的灌溉。在這最後一處地方，有一個處所，名字叫做Dirdir（意謂海灣）：這是兩山之間的一條狹道，只有小海船可以通得過，中國船是不相宜的。這地方有兩個小嶼，一個叫做Kusayr，一個叫做Uwayr，都只在海面上略略露出一點。我們穿過了這兩個小嶼以後，就航行到了一個地方，叫做，Oman的Subār，接着，我們就到了Maskat，在城裏的一口井裏，取到了淡水。此地有一羣'Oman的羊。此地的海船，都取道於Malaya的Kulam，向印度西部航行。從Maskat到Malaya的Kulam，在風色中常的時候，有一個月

的地方。（頁十七）在此地的井裏，可以取得到淡水。海船到了此地，都應完納過口稅。每中國船一艘，納一千*dirham*（約合一千法郎），其餘【比中國船小的】船，則視其大小，納稅自一至十*dinar*不等（約合二十二至二百二十法郎）。

從Maskat經Malaya的Kulam以至Harkand【海（即孟加拉海灣）的起端】，大約有一個月

的海程。在Malaya的Kulam裝載了淡水以後，接着就可以「舉」到Harkand海裏去。再經過了這個海，就到一處地方，叫做Lanabālis，其間居民，既不懂阿剌伯話，也不懂海商們所說的別種話。這是一種不穿衣服的人；他們的顏色是白的，也沒有多少鬍子。據說，他們的女人是永遠看不見的，因為海船「到了岸」，只有男人坐着獨木船靠近船來。他們所拿來的是（頁十八）椰子，甘蔗，香蕉，及棕櫚酒。這末後一種是白色的飲料：要是在棕櫚樹上剛採下來的時候喝，是和潤得像蜜一樣的東西；要是蓋了起來過上一點鐘，就發了酵變成了酒了；到幾天之後，可又變做了醋了。島民拿這些東西來向商人們換鐵。有時

候，也拿些琥珀來交換鐵塊。交換的時候，大家都得做手勢，因為他們不懂「外國」話。他們的泔水工夫很好。有時候，他們偷了鐵就走，也不拿出什麼東西來交換。

從 Langabalis 起程，海船向一個名叫 Kalah-bar 的地方開行。這地方也可以「單」叫做 Bar，是一個王國，再加一條海岸。這 Kalah-bar 是 Jawara (即 Java) 帝國的一部分，位置於印度之南。Kalah-bar 與 Jawara 是同一個國王所管治的。(頁十九)兩地的居民，都用纏腰布當作衣服；頭目及公吏，則用獨塊的纏腰布。

【在 Kalah-bar 地方】，可以從井裏取得到淡水。海人們大都喜歡喝井水，不喜歡喝雨水。從位置於 Karikand 附近 Malaya 的 Kilam 到 Kalah-bar (原文如此)，大約有一個月的大海程。

此後，海船就向一個名叫 Tiyuna 的島的地方開去，若然是爲着要取得淡水的話。【從 Kalah-bar 到 Tiyuna，是十天的海程。

接着，再有十天海程，就開到一個地方，名叫 K-

ptana。如果要取淡水，此地可以取到。這和在印度西部各島上一樣：開下井去，就可以得到淡水。Kundtara 有一座高山，逋逃的奴隸和盜賊，往往藏躲在裏面。

接着，(頁二十)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個地方，名叫 Candia (即現在的安南及交趾支那)。此地有淡水，出產的是「沉香，名目就叫做」Candia 沉香。其地有一國王。人民均是棕色；每人有兩塊纏腰布。從此地取得淡水後，再有十天海程，就到一處，名叫 Cundur-culst，是一個海島，有淡水。(未完)

鄉談

農人

脫開了泡土狼煙的京城，提心吊胆的走過了荒荒亂亂的途程，到在街巷蕭條的故鄉，真使人驚恐不可名狀。路上的一切音響，都使我的肺量逐漸縮小，呼吸隨着緊張。沒法子，我祇好忍睡在車箱，不敢遠遠眺望。路上所聽的是蓮邑城門整日緊閉，山裏匪勢猖獗；所見的人都黃瘦已極，老太太們無精打采的坐在街道旁邊，說話就是「長出氣」，所謂人生也者，不但一點沒表現出來，恐怕「壓根兒」是絲毫沒有。

居鄉數日，才曉得鄉下四十歲以上的半老頭，還是以娶兒媳婦抱孫子爲「人生之大倫」，以置幾十畝田產，爲最可被人稱道的事呢。起初我想是因「餓」的原故，才把「錢」，「田地」看得太重；後來才知道不是那麼回事。因爲「餓」本是世傳的「人生之大倫」給埋藏下的福根！這種說法絕不是一豈有此理」可比，諸君到鄉間自管細打聽。

一個人若不十二分的麻木，他必要理會這一層：大多數的鄉人所說的，差不多全是幾十或幾年前的舊古董，都是不堪回首的當年話——

「庚子年以前，小米兩吊五百錢一斗。」

「先前二十個制錢的鹽，給一小筐籮。」

「那年我和王二搭夥，在東莊邊租了一塊地種瓜，過路人來到瓜鋪，隨便揀好的吃。你看現在還了得，一個小瓜要賣三個銅子；簡直是讓銅子給鬧壞了，要花制錢萬不至於！」

說這些話，實際上雖當不了挨餓！總算是「安分守己」的一流呵。他如「菜場那塊穀子是誰家種的？苗兒出得又齊又壯，三天裏要得着透雨，秋收可保一石

二。」也是方圓不出二十里的老農常談。

說起來也奇怪，離京城不滿三百里，聽我說到「五卅」，鄰家二伯父就問我：你們學生前年夏天講的是甚麼「道」？明明「三一八」血染了大地通紅，老鄉們都問我：去年春天，你們北京學生又惹出甚麼「樓子」來啦？！可幸的是沒人問我——現下皇上是誰，此次回到故鄉，並未聽着有人說「真龍天子終歸必出現的」一類的話，不然我早就氣得暈頭轉向了。

鄉人見聞雖狹，但不一定就少有議論和「閒話」。其議論之新奇，殊非大城裏人所能想到，且其消息之神出鬼人，蓋來自「腦筋通信社」，較之京城某日本報又妙得多了。用不着的閒話，如某大廟裏黃鼠狼成了精，變成白鬚老頭，怎上大殿供桌，拿起兩響爆竹，觸着燈火，響了，崩跑了；前年龍山廟有台戲，鬚生的嗓子特別漂亮，唱丑兒的又如何「鬪詛」；甚至黎雀搭窩怎樣掛在樹枝上，也說得有滋有味。

假如把許多鄉談細細揣摩，就可以曉得以下的話或有七分對處，至少我自己那樣想。鄉人總拿過去的事來慰解現時的苦悶，將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苦惱歸

之「命運」，以為命運造就了萬有，人事雖出於不得已，也是「虛幌一招」。其五行化命運化的利害，甚至家裏有病人，不請醫生，不抓藥，却說「看他的命吧」。乾脆說，簡直是「年頭兒趕的」！

以上是我住在家鄉時記下來的，實在是不三不四，帶亂七八糟。本來，鄉間事慢慢分析起來，足能得個「所以然」。關於這層我十分抱歉，因為我在家祇顧得害怕，頭腦很不清醒，我沒辦到。我祇盼着今秋片地豐收，我再得個機會到故鄉看看去，那時節所聽的見的，或許與此刻現在大不相同。也說不定。

一九二七，七月二日，回北京後。

地名謎補遺

楊異凡

夫婦並墓	霍邱	(合樞)
線下水	巢縣	(潮線)
我國邊地	寧國	(鄰國)
少女洒花	涇縣	(金線)
匠師伐木	休寧	(修林)
小豬不吃食	運漕	(運糟)

語絲

第一百四十四期

瞧病不吃藥	白礪	(白瞧)
少女害病	姥礪	(母瞧)
男人生孩子	興化	(新話)
三歲能文	崇明	(聰明)
城隍廟裏菩薩	寶應	(保應)
天上走路	高郵	(高遊)
舟無底	通州	(通舟)
皇上田賦	儀徵	(宜徵)
船頭上打鼓	鎮江	(振江)
天下皆知	大名	(落陽)
太陽下山	洛陽	(落陽)
穎考叔	孝感	(像城)
明故宮	項城	(像城)
最窮的地方	萍鄉	(貧鄉)
千里思家	懷鄉	(貧鄉)

閒話拾遺

五二種花椒

解民

在如病先生發表了撒種子說村話一文之後，賀昌壽

三九七

居也於無意中發見了撒園葵一則於佩文韻府，足供留心民俗者的參考。這樣一來，已逗起豈明君的注意，從新把牠參攷對正了，並加以整理，拏出一個疑問來：「這說村話的民俗是否受外來的影響，……中國也會有這個習俗發生，」徵求證明的材料。

我因此便聯想起我少時種花椒的一件趣事，記錄出來，且把牠作為一種證明罷。

嘗聽掛白鬚的老者們說「種花椒不能和普通花草一個模樣兒；附帶的特別條件，就是把牠由甲地移到乙地的時候，必須在人們打罵的當兒。據說罵的越不成話，打得越是起勁，這個才越是茂盛呢！」當時在舅舅家裏，爲着要把後院的椒樹移動，便本着那個教訓，演起故事來。（在此須要聲明，這完全是我們小孩的事，沒有大人的使命和指導。）我和表弟裝着在外面廝打，表姊連忙完了這件工作；終於因爲成績不佳，還惹了姊姊一頓生氣，我倆也各骨都着嘴，悔恨當時不該夾雜着嘻嘻的笑聲。

上面這個故事，雖不是由書堆裏繙出的材料，但的確確富有民俗上的價值是敢斷言的。至於行爲上和撒

園葵撒嚮粟不無歧異，恐怕是社會的演化和風俗的流傳中所必有的結果。其萬殊是否由原初的一本，雖容討論，而謂爲中國自身所有的習俗，已千真萬確的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於河南孟縣

五三 再求雨

山叔

六月三十日世界日報載長辛店通訊：「入夏以來，天旱不雨，弄得秋收無望，昨天長辛店紳商等便聯合各界，求雨三天。求雨的形式，是用寡婦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並用大轎抬了龍王游行，用人扮成兩個忘八，各商家用水射擊他，鼓樂喧天，很是熱鬧。」

前回北京也求過一回雨，形式是用許多紳商排班跪在地上，許多和尚作樂念經，這回所用的更是奇妙了，是寡婦兩打，童男女各一打，忘八一雙，雖然他們的用法未曾說明。案紳商是貴重的東西，長跪乞恩，自足感動天廷，錫予甘霖，理由很是充足，但長辛店的那些傢伙是什麼用意呢？水淋甲魚，大約是古時乞雨用蛇醫的遺意，因爲他是水族，多少與龍王教廣有點瓜葛，可以叫他去轉達一聲。那個共計四打的寡婦童男女呢？我推想這是代表「旱」的罷？經書上說過，「若大旱之望雲

寬也」，或者用那一大批人就是表示出這個意思來的？希望江紹原先生於暑假之中分出一部分工夫來研究一下求兩與性的問題，一定會得到很有趣的結果。

七月三日。

五四 偶感之三

豈明

聽到自己所認識的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清黨運動裏，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青年男女死於革命原是很平常的，裡邊如有相識的人，也自然覺得可悲，但這正如死在戰場一樣，實在無可怨恨，因為不能殺敵則為敵所殺是世上的通則。從國民黨裏被清出而鎗斃或斬決的那却是別一回事了。燕大出身的顧千里陳丙中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學生，在閩浙一帶為國民黨出了好許多力之後，據燕大週刊報告，已以左派的名義被殺了。北大的王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見報載上海捕「共黨」，看從英文譯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普通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青年學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動，却終於一樣地被禍，有的還從北方逃出去投在網裏，令人不能不感到憐憫。至於那南方的殺人

者是何心理狀態，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那麼驚異也將消失，大家唯有復歸於沈默，於是而沈默遂統一中國南北。

七月五日，於北京。

五五 人力車與斬決

豈明

胡適之先生在上海演說，說中國還容忍人力車所以不能算是文明國。胡先生的演說連順天時報的日本人都佩服了，其不錯蓋無疑了，但我懷疑，人力車真是這樣地野蠻，不文明麼？工業的血汗榨取，肉眼看不出，也就算了；賣淫，似乎也不比拉人力車文明罷，大家却都容許，甚至不容許人力車的文明國還特別容許這種事業，這是怎的？常見北京報載婦人因貧拉洋車，附以慨歎，但對於婦女去賣淫並不覺得詫異，在替敵國維持禮教的日本順天時報第五板上還天天登著什麼「傾國傾城多情多義之紅喜」等文字，可見賣淫又是與聖道相合——不，至少是不相衝突了。這一點可真叫人胡塗住了，我希望胡先生能夠賜以解決。

江浙黨獄的內容我們不得而知，傳聞的羅織與拷打或者是一「共黨」的造謠，但殺人之多總是確實的了。以

我貧弱的記憶所及，青天白日報記者二名與逃兵一同斬決，清黨委員甬斬決共黨二名，上海鎗決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槍決十名內有共黨六名，廣州捕共黨一百二十人其中十三名即鎗決，……清法著實不少，鎗斃之外還有斬首；不知胡先生以為文明否？我彷彿記得斬決這一種刑法是大清朝所用的，到了清末假維新的時候似乎也廢除，——這有點記不大清楚，但在孫中山先生所創造的民國，這種野蠻的刑法總是絕對沒有，我是可以保證的。我想，人力車固然應廢，首亦大可以不斬；即使斬首不算不文明，也未必足以表示文明罷。昔託爾斯泰在巴黎見犯人被利刃切為兩節的刹那，痛感一切殺人之非，胡先生當世明哲，亦當有同感，唯惜殺人雖常有，究不如人力車之多，隨時隨地皆是耳，故胡先生出去只見不文明的人力車而不見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斬首，此吾輩不能不甚以為遺恨者也。

尤奇者，去年一月中吳稚暉先生因為孫傳芳以赤化罪名斬決江陰教員周剛直，大動其公憤，寫了「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文，登在北京報上：這回，吳先生却沈默了。我想他老先生或者未必全然贊成這種殺法

罷？大約因為調解勞資的公事太忙，沒有工夫再來管這些閑事罷？——然而奇矣。

關於曼殊大師的幾句話

何世玲

軼事

我對於曼殊大師，只是一個絕對的崇拜者，此外無別的絲毫的關係。但關於曼殊的生平或軼事，只要友人中略能道者，我總要細細的探問，這樣很能給我以精神上的滿足。現在我以我所聽來的話寫一點如下：

一，友人夏君在上海時曾與曼殊盤桓過。他說：曼殊終日獨臥，把帳子深深的垂着，他在帳裏，只不斷的吸着烟捲。枕邊擺了幾本破舊的洋文的小說，此外則帳內帳外更找不出一本書了。他飲食極無節制，所嗜食的物品，每食必過飽以至脹悶，甚且得病。最後，竟以胃病（食物不消化）斷送了他的天年。

二，有丁君者曾為我說一件關於曼殊的軼事：有一次，曼殊病入醫院，病愈了，因為衣服典賣已盡，不能出院，有一天，他的友人某君去看

他，問他病好了何以不出院。曼殊以衣盡告。友人立贈龍洋數十元，令製新服。就在那天，曼殊閱報見廣告欄內有德國新出的玩具的露佈。他立即叫人去購買。價昂甚，竟盡友人所贈之洋。買來了以後，曼殊坐病榻上，玩弄不置。忽又有一友人驀然入室。看見曼殊手中的玩具，即大讚說：「這……真好！」曼殊說：你說好，我便送給了你罷。友人說：我說好，並不便是想據爲己有。曼殊說：你如果不受，便不是誠心讚賞；如果是誠心讚賞，你便不能不收下。友人不得已，携之而去，過了幾天，贈錢的友人復至，曼殊依然是赤條條躺在病榻上，與未贈錢以前一樣。

二 拜弔

春末，我到西湖去遊了幾日。有一天與友人陶小步，有一同遊者從堤的彼端來，說他在無意詩僧墓外之墓。我們便請他作了響導，一齊再在萬樹中果然把曼殊的孤墳找到了。我們三人

在墓前一同展拜，起來彼此互看，三人的眼中，都有了淚意。我當時便在日記本上寫了三首絕句：（我是不大作舊詩的）

（一）一棺寂寞葬湖邊。萬樹陰森絕可憐。如此生平如此死！我來揮淚伏碑前。

（二）右林處士左蘇小，異世相期作比鄰。好月照波風蕩候，可曾詩酒釣湖濱？

（三）一隻白鷺掠湖飛，疑是詩魂化鳥歸。悵望碧空無限恨，青蒲白女映殘暉。

關於焚劍記等

豈明先生：

白采誤以爲焚劍絳紗二記爲廖叔凱所作，而非曼殊親筆，明眼人自能知其不確。今見段君來信，又申言此事，恐易引起誤會，謹請將此函照登。

1. 柳移是否即廖叔凱——據盧冀野來函，「柳移姓金，名鼎，字煦生，南京人。現任新聞報編輯，人在漢口。白采之說全非也。」

2. 章行嚴講：「此二記爲曼殊親筆，世何得疑？且他人焉有此冷雋文字？」

3. 程筱峯來信，謂當此二記在甲寅發表時，其叔演生（即西泠異簡記之作者）曾向甲寅社詢問，答稱爲曼殊所作。

此外，在語絲發表的燕山僧或見種種，及神紗記考證二文，亦有確證。其實，祇要看過曼殊之全部，及柳篔在新聞報上之文字，此白采傳說，已可不辯自明。

柳無忌

消息

祖正

王青英先生

讀到豐先生處轉來九生添他的話，問及拙譯的「新生」。如今遵命在語絲上登復。語絲七十六期發表翻譯「新生」的文字後，已經一年多。我那時的文章裏說，大概來年的春天可以見到我的「新生」。一共有兩卷。那時已譯到下卷的三分之一，還有一個暑假可以譯完，好像是那麼說的。去年的暑假有了事，不曾執筆，直到去年十一月中旬方才把下卷譯完的。

因爲一方面在教書當然須把大部的精力貫注在那上面，所以翻譯著作只好放在一邊了。又因爲自己的鴛鴦又加以時代的艱難，所以只覺得生命的浪費沒有成效可觀。譬如把「新生」付印以後的情形而說，那還在去年暑假之中。直到去年底上卷方才印成。年初把下卷付印後，到此刻讀尊函的那天——七月九日的上午方才到下卷末頁的三校一部份讀完。去年八月底寄了一張用作封面的圖畫到上海去製版，已快一年了，尙無消息。不然可先把上卷發行。

爲要不負讀者以及原作者藤村氏的厚意起見，想竭盡努力把三次的校對都由自己擔任。每校一次發見許多意外的不妥處，隨校隨改，但還不能完全洽意。這也是教書的餘暇所做的。有時校稿送來後竟有擱置一二星期的事。

最近定了一部日譯的「世界文學全集」。裏面所選的著名作品曾經同一個譯者在若干年前譯出後發行過，此刻時代進步到了翻譯文學集大成的時候，重新把舊稿詳爲校閱添刪。我也只好盼望國內亦有那個機會的來到。總之「新生」已經印成，只待裝訂發行。這一點點的工作實在不值什麼的。感謝 先生的關垂，草草。

徐祖正

七，一一。